

Aruwai Kaumakan

武玉玲

巧手綻放生命之花

文／洪威詰

訪談首次刊載時間／2013年2月於《藝術認證》第48期

對藝文界來說，武玉玲是陌生的名字，因為她平常從事的是原住民首飾、服飾設計，特別是為準新娘量身訂做禮服與飾品……在八八風災後，武玉玲發現到，她能做的並不只是一種服務，她還可以透過教學、展覽，透過手藝去傳承文化，成為凝聚部落精神的力量。

「我對自己的定位是首飾設計師，在原住民設計這一塊，我很資深！」武玉玲的原住民名字叫 Aluaiy Pulidan，1971年生於排灣族頭目之家，她是長孫女，Aluaiy 繼承自祖母之名，小時候即被母親授予製作傳統服飾與串珠的手藝，希望她在部落繼起傳承文化的使命。



武玉玲認為，自己比起其他設計師幸運，因為她從小在部落長大，非常熟悉文化脈絡，琉璃珠工藝與原住民傳統服飾設計，是從小就伴隨她成長的「生活技藝」，因此很輕易就能銜接到現代設計。

其實，武玉玲小時候對傳統工藝並不感興趣，對她而言，那是「應該要做的」，不是她「想要做的」，就如同學生被逼著上學，她笑著說：「我還記得以前媽媽常告誡我說，妳一定要會做，要做給未來的先生穿。」有段時間，武玉玲逃離了家族對她的期待。她高中畢業後，到台北的診所、安養院，輾轉當了四年多的護士，後來在母親的勸說下終於回鄉工作，但仍在醫院當了兩年多的護士，直到轉換跑道，去飾品店工作後，為了介紹店裡的首飾、手染服飾、陶藝、與藝術家的作品，才開始對工藝設計產生興趣。

走向現代設計的學習之路

首先啟蒙她的，是耳飾設計師李雲的作品，她非常讚賞李雲的每件作品背後都有故事，促使她在工作之餘，試著去摸索設計，三年後，她頂下了這間店，開始在店裡賣自己設計的作品，同時也幫阿姨的店「珠串工坊」的琉璃珠做設計，立定了她走向首飾設計這條路。

傳統的原住民首飾本來就難不倒她，但為了增進自己的設計能力，不只是停留在傳統工藝的複製性，而是透過現代設計創作出更多新的可能，她一直尋找學習的機會。有次武玉玲在雜誌上看到了喜歡的作品，是當時以古董首飾打響名號的珠寶設計師黎方瑜，她便打電話去雜誌社要到聯絡方式，希望可以跟她學習，但黎方瑜並未接受。

武玉玲不死心，就這樣鏗而不捨持續打了一年的電話，終於黎方瑜願意與她見面聊聊，武玉玲便搭車北上，武玉玲還記得當時黎問她第一



個問題：「學珠寶設計要花很多錢，妳究竟是要當代工，還是要當設計師？」武玉玲選擇成為設計師，於是黎開始跟她暢談關於設計的看法與理念，這一聊從早上九點到晚上十二點，最後要結束時，黎告訴她，這就是第一課。

武玉玲不好意思的說，其實那時在回程的路上，感到有些失落，因為她以為上臺北學設計，會有實際的操作，卻都是在談觀念，後來才知道，設計就是從這些觀念打下基礎的。武玉玲後來跟著黎方瑜學了三年，頭一年幾乎每週上臺北一天，由黎帶著她參觀畫廊、看展覽、逛故宮，然後回工作室寫心得，打開了她對設計的視野與感受的敏銳度。

既然選擇了走出自己的設計之路，她結束了代理設計師作品的飾品店經營，開始擔任珠串設計講師，並參加設計比賽，獲 2004 年全國原住民藝品創作優選、2005 年擔任琉璃珠創作設計大賽評選委員，2006 年再獲全國原住民琉璃珠設計優選，幾次參賽與擔任評審經驗，也堅定了她的信心。她一邊在珠串工坊幫家族設計琉璃珠飾品，也在水門開了自己的創作工作室「Aluaiy 的嫁妝」，為客戶量身訂做原住民風格的首飾、服飾與結婚禮服，她以 Aluaiy 這個來自她祖母傳承下來的名字為工作室命名，標榜她的設計是向傳統的致敬與延續，原住民客戶與平地人各佔一半，主要來自中上階層，以量身訂做居多。

堅守傳統的規範

右〈綻放生命系列—項鍊〉單色珠、紅銅、黃銅、鉛線、棉線、毛線、布
左〈Aluaiy 的嫁妝〉晶土琉璃珠、花珠、色珠、銀片、棉線、毛線、銅線 2004 (武玉玲提供)

她認為，在原住民服飾的設計上，傳統的一定要先學會，因為原住民的服飾有很多規範，不能逾越，不然「原住民傳統服飾」就失去意義了。她自嘲：「在山地門做原住民首飾與服飾設計的，就屬我最窮了！因為我嚴守很多傳統規範，婚禮、貴族、平民身上配戴的首飾各有不同的意義，這點我是絕不會妥協的！」

武玉玲感嘆，有些原住民已變得盲目，他們認為，有了錢，什麼都能訂做，已不再遵守過去的規範，只要自己覺得好看，什麼都想往身上戴，穿戴了那麼多東西，她很想問對方，究竟了不了解那背後的意義？傳統美感消失了，這些穿著華麗飾品的現代原住民已讓人看不到他的臉，只看到衣服，變得很盲目。

「曾經有客人請我製作新娘穿戴的頭飾，但她並不是結婚要用的，只是因為好看，所以想要製作一頂，像客人這類的要求，我就是堅持不做。」武玉玲表示，排灣族新娘會在婚禮戴上由新郎為她準備的花冠，上面的花束是來自男方在部落裡親手摘下的野生花草網綁而成，並非到花店購買的替代品。坊間也有人用琉璃珠製作新娘花冠，賣得很好，但她寧可不接這筆訂單，即使是用其他媒材替代也不做，就是不願意破壞傳統的規範。

以尊貴華麗禮讚生命

雖然武玉玲在原住民首飾與服飾設計已非常資深，但她仍不斷進修，讓家族傳承給她的手藝，不只是傳續文化，更延展到現代設計。事實上，武玉玲的設計對老一輩的原住民來說，已經太「現代」了，像這件紀念她祖母的作品〈Aluaiy 的嫁妝〉（2004），已完全不同於傳統服飾的裝飾功能，而是融入了視覺意象的巧思。這件作品上的所有材料，全取自祖母留傳給她的飾品，因此帶有古樸的韻味，她用晶土琉璃珠、花珠、色珠以串珠繩結編織而成的流蘇，象徵來自祖母的長髮意象，上面的白色串珠繫成百合花朵，象徵祖母的貞潔，將綠色、橘色棉線纏繞於銅線上塑型，如花朵的枝葉，銀片如蝴蝶飛舞其間，也如同一片頸上花園，也意謂著將尊貴與美麗賦予更豐富的生命。

武玉玲的作品具有繁複的華麗感。她表示，原住民本身的服飾就很華麗，而家族也留傳非常多華麗的服飾與首飾給她，她也是希望透過這種華麗感，表現出尊貴的氣氛。

在武玉玲工作室外的庭園，可以看到她種植了許多花草，庭中大部份的盆栽，來自於野外的採集，從她對園藝的喜好，可以看到她的作品，



幾乎離不開植物的意象，表達出她對自然的喜愛與生命的禮讚。

她形容自己的創作，很像是在運用首飾畫畫，因此作品具有強烈的視覺意象。在頭幾年創作時，武玉玲僅是運用琉璃珠做相關飾品，後來在黎方瑜那裡學習複合媒材創作，結合古珠、古銀或古飾品來設計；然而，老東西不好找，因此她 2010 年又跑去美和科技大學修讀珠寶設計，學習金工，認識各式各樣的材料，並開始結合布與銅線，運用更多織品的概念進行創作，所以她的工作室裡，除了自家燒製的琉璃珠，也有來自各國進口的珠子、布料、線材與金屬，也因為走出這一步，使她的作品保有道地的原住民文化，又具現代設計的美感。

以藝術療癒受災心靈

〈堆砌夢想〉是 2010 年的創作，可以從這件作品看到武玉玲去美和進修後，作品的結構、層次更為明確。這件作品創作於八八風災後，希望部落可以重新振作，作品上的琉璃珠代表部落裡的族人，古銀珠為部落裡的耆老，環環相扣的繩結將珠子串連在一起，意喻眾人攜手團結，實現重建部落的夢想，武玉玲透過這件作品，表達她對部落回到過去相親相愛時光的期盼。

《綻放生命》系列為 2011 年的創作，這件作品已脫離首飾設計的配件功能，成為純展示的創作，再由此件作品的主視覺，衍生出其他首飾的意象，如〈綻放系列—項鍊〉。武玉玲談到，八八風災後，她一直期望可以為部落做些什麼，因此她轉換了創作思維，邀請族人一起進行集體創作。《綻放生命》系列上可以看到葉子的輪廓，是部落裡的婦女們以紅色棉線纏繞銅線而成。她指出，纏繞的手法在原住民傳統本來就有，這種纏繞技巧的重點在於專注與執著，只要一鬆手，整組線就鬆脫了；武玉玲選用紅色，即是代表她一直以來的執著與熱情，

也希望以鮮明的紅色花朵，喚起眾人的注意，透過她的設計，進而關注到部落災後重建的問題。

武玉玲表示，在風災後，大社部落搬遷到瑪家農場，離開了山上的原鄉，不僅需要時間調適，還有許多文化適應的問題要面對；在遷村後，她也將工作室從水門跟著自己的家一起搬到了瑪家農場的永久屋，她希望可以透過設計的產業鏈，將材料生產、作品設計、行銷販賣等串連起來，創造部落就業，更重要的是她可以將母親傳授給她的手藝傳承給更多的族人，更可以集結部落學員一起創作。武玉玲的部落計畫，有如她手中的繩線，將族人一個個串接起來；部落的故事，也會在她的創作中，繼續流傳下去。